

流泪的西瓜

何永福

人生在世,经历的事情百件千桩,让人尽尝酸甜苦辣。有一件酸涩往事,至今都让我的心隐隐作痛。

以前,我们这里的人不种西瓜,有小伙伴在城里的亲戚家吃过一回西瓜,回来后在我们面前显摆,描述西瓜是如何的好吃,如何的人口即化,羡慕得我们直咽口水。

不过后来,我们终于吃上了梦寐以求的西瓜。

有一年春上,几个安徽那边的外乡人找上门来,想把我们小队大斜山那儿的一片山地包下来种西瓜,并许诺等西瓜熟了,按各家所出地块的大小,多少不等地给各家送一些西瓜充承包费。那些贫瘠的山地本是各家的自留地,平时也就种些芝麻绿豆或走茎爬蔓的南瓜之类,遇到干旱年份,也收不了多少东西。现在有人肯把山地盘下来,自己坐享其成,到时能吃上稀罕物西瓜,何乐不为呢?于是,队里的人家都很痛快地把自己那一星半点的山地交给外乡人,任他们折腾去。

转眼到了夏天,西瓜成熟。各家各户吃着外乡人兑现的又甜又沙、汁水丰盈的西瓜,甭提有多美气了。不过,我家百把斤西瓜不经吃,搬了几回后,那边瓜棚的账本上显示我家西瓜剩下的斤两已不多了。

一个炎热的中午,骄阳似火,大地熏蒸。受母亲差遣,大妹和弟弟两个不辞辛苦,兴冲冲地跑三四里山路,用扁担吊着蛇皮袋,汗皮水流地抬回一个二十来斤的大西瓜。

这么大的翠绿尤物一照面,我们几个候在家里的馋猫,眼睛立马就绿莹莹的了,口舌生津,都听得见有人在垂涎咕咚地咽着口水。

正要对大西瓜开刀问斩,分而食之,不想在房间里睡午觉的母亲走出来,看到这么大的西瓜,不高兴了,把脸一沉,爬满乌云,怪大妹和弟弟不会过日子,不该搬回来这么大的一个西瓜,应该选个小的,小的可多搬几回。当即责令他们送回去,换个小的回来。

什么?把大西瓜换回去?真扫兴!

这么热的大中午,这么远的山路,跑一趟把西瓜弄回来就已经够辛苦的了,还要再折腾一番去以大换小,这叫什么事?可母亲的话就是圣旨,没人敢不听的,连父亲多数时候都让着她。母亲持家谨慎,习惯了细水长流,精打细算地过日子,顶反感“有就一顿,没有就困”的做派。

可怜大妹和弟弟这两个倒霉蛋,费心巴力抬回个大西瓜,气还没喘匀,汗还没来得及擦,就要“戴罪立功”,再折腾一回去换瓜。看着他们撇着嘴,耷拉着脑袋,神情沮丧地趟进屋外滚滚热浪的背影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后来过了很久,他们终于换了个小了一半,只有十斤重的西瓜回来,两个人的脸都晒得通红通红的,汗湿成一绺绺的头发胡乱黏在脑门上,身上的衣裳湿得没一根干纱,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似的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真是遭了大罪了。

那天因了这么一个不愉快的插曲,因了这么一番坎坷的经历来败兴,都心里堵得慌,那天的西瓜吃起来似乎少了以往的甜润甘美,并且有一丝儿苦涩在心底里潏开。

母亲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。她在世时,我一次都没有和她说起过这件事;她去世后,兄弟姐妹们聚会时,也没有人挑头谈起过这件事,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,但这件辛酸的往事像一根深埋在肉里的刺,令我不时感到疼痛。

现在一到夏天,遍地西瓜,人们或自种,或购买,种也容易,买也便宜,吃西瓜是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。可我劳碌了一生,节俭了一生的母亲,再也无福享受哪怕一口甜美多汁的西瓜了,我心里酸酸的,涩涩的,伤感不已,难以释怀。

如今,每每吃西瓜的时候,只要想起黑黑瘦瘦的母亲艰苦持家的点点滴滴,想起她的诸多不易,想起她没有真正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,想起她的英年早逝,我的眼角就开始发潮,捧起的西瓜,有时竟忘了吃,汗水淌到手上,凉凉的,湿湿的,哦,有故事的西瓜呀,你也在陪我簌簌地落泪吗?

九香叔是村里头的单身汉,没有后人,但他却是我们村最快乐的人!每当农忙双抢,田间地头总少不了他的身影。大伙都喜欢听他说话,因为他不仅诙谐幽默,还会讲故事。

有一年农忙时节,大宝家收割早稻,请了村里的劳力帮忙,五十多岁的九香叔亦在其中。大伙起了个黑早,就下地忙着收割。我爷爷去世的早,爸爸和叔叔都在县城工作,而奶奶身体孱弱,自然帮不上什么忙。那时候村里,一家有事,全村出动,于是奶奶也不闲着,头一晚就和好面饧在瓦盘里,第二天赶早蒸了一笼屉的白面馒头用布袋装好,让我送到地头,给大家填肚子。我去的时候还不到晌午,但是十几亩地的水稻已经整齐的被放倒,大伙正坐在地头抽烟聊天。九香叔老远就看见我了,赶紧跑来接过我背上装满馒头的布口袋,摸了摸我的头,伸手从袋里拿出一个馒头,递给我,然后学着电影里店小二的吆喝,敞声喊着:“哎!香喷喷白花花的大馒头,吃一个想四个,吃四个想一笼嘞,来喽!”大伙一下子就被他给逗乐了,我也跟着傻傻地笑着。

吃完馒头,我没有回家,而是坐在田埂边听他们聊天。“九香叔,打谷机还有一下才来,先来个犟段子,提提神!”大宝是三个娃的爹,平素爱下棋、打打扑克,最喜欢凑热闹。“是啊,叔,来一段,俺快睡着了,。”狗蛋子也在一旁凑兴。“好!”九香叔非常爽快,他深深地狠吸了一口香烟,吐了几个烟圈,然后眼睛狡黠地眨巴了几下,古铜色的皮肤上沁出的汗珠,在阳光下闪着喜悦的光芒。他用缠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脸,然后拿起军用水壶,咕噜了两口,嘬了嘬嘴,见大家都用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,他清了清嗓子,作开讲状态,突然抬手一指:欸!打谷机来了。大家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才知道被耍了,九香叔则笑得像个孩子。

听奶奶讲,九香叔是个孤儿,靠吃百家饭长大的,虽没上过学堂,但他很聪明,趁着放牛的时候,偷偷跑到距村子二十多里地的学堂窗户根听课,竟然让他学到不少知识,学堂有个老先生,见他好学又聪明,送了几本书和纸笔让他没事时看看写写,勤奋的九香叔很快把几本书全背会了,而且还练得一手好字。就这样,九香叔成了村里唯一有文化的人。文化大革命刚开始,那时还吃大锅饭,因为九香叔会识字写字,村里推选他当了会计,那时他刚满二十岁。

九香叔当会计,账务分明,从未出过差错,深得老村长林德喜的信赖,并把小女儿

九香叔

□朱泓

林枝许给九香叔,准备中秋节完婚。九香叔为了能风光的娶回林枝,起早贪黑,和泥做砖,他要让心爱的女人住上敞亮的瓦房。林枝也很喜欢乐观开朗的九香叔,因为订了亲,也就大方的上门帮忙,就在新房快盖瓦的时候,一天夜晚竟下起了暴雨,持续到凌晨也没见小。睡在土窑里的九香叔,想到房子没盖瓦。那时的砖都是黄土掺了稻草作的,经过烈日晒干,然后垒砌成墙,一般是不怕风吹雨打的。可九香叔的心情不同,担心暴雨会摧毁房子,那可是他的婚房,绝不能有闪失!想到贤惠善良又漂亮的林枝,九香叔浑身是劲。他披着蓑衣,冒着大雨赶到新屋那察看,所幸并无大碍,才松了一口气。正准备离开,看到林枝戴着斗笠也赶来了,九香叔心头一热,疼惜的责怪她不该冒雨出来,万一淋坏了身子怎么办。说完牵着林枝回窑洞,说一起吃早饭。

林枝用慢火熬着稀饭,九香叔说去摘点扁豆和辣椒下饭。就在他摘好菜准备回屋的时候,眼前的一幕,让九香叔心神俱裂,刚刚还好好的土窑洞突然坍塌,他疯了似的拼命扒拉着,嘴里哭喊着:枝儿枝儿……

当他把林枝从废墟中抱出来的时候,这个善良美丽的花季少女永远的沉睡了,一同睡去的还有九香叔的心。九香叔把林枝以妻子的名义安葬在自己的新屋旁,自此他再无婚娶。忙完农活和账务,一回来就坐在林枝的墓地旁,一边抽烟一边和他的心上人说着悄悄话。

九香叔的房子盖好了,他说这是他和林枝永远的窝。

我从没见九香叔哭过,印象中总是笑眯眯的,只要谁家有需要,他总是最先赶到。

这一年冬,外面下好大的雪,大伙无事可做,都闲在家烤火取暖或者玩牌。一天,狗蛋子溜达到大宝家和林老村长下棋,他媳妇则和几个养伢婆在一边打麻将。狗蛋子有两个男娃,大的六岁,小的四岁,两个小家伙在家烤火听广播。男孩子比较淘气,没事在厨房里烧柴火玩,然后又打打闹闹在屋里瞎折腾。没人看管的柴火慢慢的越烧越旺,火势蔓延,把房子给点着了。狗蛋家住村子的最顶头,屋旁有个小山嘴,

父亲的青春

徐俊霞

了玩笑。从张叔叔口中得知,李叔叔已经与去年因病去世,成为永远的遗憾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初,20岁的父亲在湖北一所空军部队服役,部队驻地四面环山,几乎天天下雨,终日不见阳光。很多小战士适应不了当地的环境,经常偷偷躲起来哭鼻子,其中就有那位刘叔叔。

父亲劝刘叔叔:“哭什么,来都来了,有什么适应不了的,在老家连高粱面饼子都吃不上,在部队至少米饭、馒头管饱,不比在家里强。”刘叔叔哭着说:“你怎么那么想得开?这是什么鬼地方,哪儿有咱家乡好?”

部队一有假期,父亲就和战友兄弟们一起出去玩,那时候津贴少,新兵连每个月6元钱,作战连队每个月8元钱,每个月给家里寄一部分,再买点日常用品,就身无分文了,战友们没有盘缠,就徒步往返。

一次去县城,父亲看到一条河里,妇女小孩都会摇浆划船,按捺不住性子跃跃欲试,他站在船上,划了没两下,就人仰船翻,掉进了河里,一只军鞋被水冲走了。等父亲赤着一只脚回到连队,排长生气地问他:“你的鞋呢?怎么出去一趟,连鞋都丢了?”父亲

又处在拐角的地方,很难引起注意。九香叔做账回家,踩着厚厚的积雪,远远就看见村子上空浓烟翻滚,心想不好,出事了。根据烟雾的方位,他判断是狗蛋家,知道他夫妻俩都好玩牌,肯定是熊孩子在家没人管,玩出事了。想到这,他立刻奔跑起来,由于积雪太厚,跑起来非常困难。等他大汗淋漓地赶到时,屋顶上火舌乱窜,还有木头炸裂声,靠厨房的那边已经塌陷下来了。他想完了,火势这么大,晚喽。正当他准备去喊人帮忙时,突然听见里面传来孩子微弱的哭声。他来不及细想,立刻冲进屋里,由于火势太大,浓烟影响了他准确的判断,当他找到两个孩子的时候,他们正惊恐地缩在靠门的窗户口边。九香叔连忙拽起他俩往外跑,只听头顶啪嗒一声暴雨,九香叔拿眼瞟了一下,糟糕,房梁断了。此时已来不及多想,他咬牙拼尽全力把两个孩子扔向门外的雪地,而自己却没能出来……

等大伙七手八脚地把九香叔抬出来的时候,他已经奄奄一息。狗蛋子拉着两个孩子跪倒在九香叔面前,这个粗壮的庄稼汉子,热泪横流,他哽咽着对九香叔说:“我孩子的命是你救的,从此以后他们也是你的孩子,你一定好好活着,无论变成啥样,我们伺候你一辈子。”九香叔艰难地努了努嘴,似乎想说什么,可是最终没能发出声音,他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,我听见他的嗓子里发出奇怪的咕噜声,然后那一丝笑容就永远定格在我和在场人的心里了。

由于父亲调动工作,我们一家都搬到了城里,虽然偶尔也回乡看看,但都是来去匆匆。随着时间推移,我们都逐渐成家立业,更是几乎断了回家的念想了。直到一九九五年的初秋,奶奶因病去逝,按奶奶的遗愿将她的灵柩运回老家。这样我们才又得以回乡。

奶奶的遗体下葬后,我才发现九香叔的墓地也在旁边,相距不过几十步。他的坟前被人打扫得很干净,坟土估计是每年重新添加了,一块青石墓碑高高地矗立在墓前,碑文赫然是两个人的名字:张九香、林枝,后面的子孙则是狗蛋子的两个孩子的名字。原来狗蛋子把九香叔和林枝合葬在一起了,我想,九香叔如果泉下有知,应该很欣慰吧,因为终于可以和他心爱的女人长相厮守了。

我拿了一沓香纸在九香叔的坟前点燃,然后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。这时一阵山风吹来,把燃尽的纸灰扬起来,有两片较大的纸灰片如两只灰色的蝴蝶,盘旋着飞向山林深处……

回答:“报告,我的鞋子被水冲走了。”排长只好让他到后勤部再去领一双鞋。

结束了三个月的新兵训练,分到作战连队后,到了秋天作战训练的时候,不让新兵参加。父亲偷偷地跑到训练基地,参加跳伞训练,团长、政委看到这张新面孔,忍不住夸他:这个兵不错,胆大心细,叠伞、跳伞很专业。连长、指导员问他:你怎么不遵守纪律?偷着去训练?他还振振有词:当兵不训练,怎么保家卫国?从那以后,父亲每年都要参加空降兵作战训练,因此落下了腰疼的毛病。

薛叔叔的活动能力非常强,他甚至联系上了连队的指导员。我父亲对指导员印象很深,指导员比他们年长十岁左右,退伍之前还一再嘱咐连长:一定要把安民的组织问题解决。父亲入伍前只是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,村里没有解决他的组织问题,他是在部队上入团入党,获得连队嘉奖两次。

我一直以为父亲是没有青春的,他的青春与家庭、与妻子儿女捆绑在一起,没想到父亲当年也是一位热血男儿,他也年轻过,叛逆过,疯狂过,那是父亲的青春,那是一代人的青春,那样的青春是无可复制的。